



淳熙本文選

和
337
18

~ 16
337
18



188
81

11194 II

11194 II

11194 II

門 16
號 337
卷 18

二集十二

卷一

文選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擁眾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表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祿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利
290
18

東晉書

韻陽胡氏
果尔手校

廣坵
廣坵

文選
有鞠那

彭州
蔡濟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祿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祿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爾雅曰命告也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

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

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

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

其處者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故也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

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

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

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孟子

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

傳曰王者往也天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

下往之謂之王也

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

錄次相代埤蒼曰崛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特起也崛與偃同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乙丑重刊 賈林

文五十二

一

一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曰吾提三尺劍取天下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

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

隸也饑或為殣荀悅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韋昭曰

短襦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也晉灼曰無一檐與一斛之餘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

老稚轉乎溝壑惡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

命不可損益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

為神明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

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又況么麼不

及數子而欲聞于天位者也善曰鷩冠子曰無道之君

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

為駑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

五

五

五

五

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鷦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陳涉曰鷦

雀安知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梁之任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栢謂之窠椽朱儒柱善曰說文

音節枕曰栢栢上標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窠

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筭也受

何足筭也也說文曰鬻鼎實也鬻與餽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

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

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

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張晏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

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呂氏春秋曰道德於此窮

由人吉凶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三曰神武有徵應善

異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四

五

徵應謂下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 五曰

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 加之以信誠好謀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善曰論語子曰 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齊桓公從

也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

漢王輟食吐哺曰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

豎儒幾敗乃公事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 公襲陳留 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高祖

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入 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

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

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

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 人之力也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

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軍又 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

曰我為汝言其大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善曰略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

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

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

文曰好孕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

契呂公覩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

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也如蔭切

有怪歲音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

妾也善曰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漢書

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

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善曰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常得季說文曰厭塞也於冉切

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

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

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覬覦欲也善曰距逐鹿

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異無為二母之所笑韋昭

曰幾望也善曰尚書今本作翼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末終矣善曰四海困

窮天祿末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

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

少子也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

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亨通也亨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驥馱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怨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考遭我乎獨之間考此亦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根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聞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相子新論曰惟人心之
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

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懼

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懼於

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

鄭玄禮記注曰懼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

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

論夏殷周秦漢魏也

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罔與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引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

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

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班固漢書贊曰孝宣

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

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之致刑措襄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

兼親踈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

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齊桓

苞茅不貢齊師

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

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

漢書曰二霸之後寢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姦情散於宵懷逆謀消於唇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

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

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赦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赦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

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

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

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國之母可

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矣周易否卦

女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固也

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言猶芟刈股肱獨任

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言猶芟刈股肱獨任

曾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

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

文權謂

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紕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偏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史記曰始皇崩趙高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

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秋合誠圖曰

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導凶父之業

史記

誅鋤民害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

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

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史記曰二

於高蒼頡篇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

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文五十二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閭
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離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

之於後
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
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

項隨而斃之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
曾子曰烏

合之眾初雖相五年之中而成帝業
漢書曰高祖五年

歡後必相咋也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斬羽東城即皇帝

位於陽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
班固漢書贊曰

漢無尺土之階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

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斃鏹金石者難為功摧漢鑿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呂擅權圖危劉氏
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

秉即柄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

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

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
王逸楚辭注忽先王之

東牟侯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

吳楚七國之患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

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制同京師

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

不從

漢書賈誼上疏之文

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

者怨恨䟽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

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

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

罰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故大封同姓今吳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於是方議削吳

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曲也

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

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末大必

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乎非體

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

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漢書主父偃說上曰

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

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

析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

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豫政事

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

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上疏之文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

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韞唯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卿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栢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栢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

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云秦孤立之敗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姦凶並爭張超賤曰中外雲擾萬夫鼎沸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藁

藪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餘木也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太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兗州牧後太祖遷都於許許屬豫州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喻不義之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迎天子還雒董昭勸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徙吏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榦弱枝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以上使

...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眾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生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豆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

韋引嗣

方言曰圍棊自關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令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論語子曰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論語孔子之辭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
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
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
鄆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
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
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
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
宜為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
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

毛詩曰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
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
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

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
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
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碁易行坪蒼賭賭也賭丁古切賜記被切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罽古之閒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相譚新論曰俗有圍碁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罽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臯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罽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中死碁皆生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階因也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碁賦曰略觀圍碁法於

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奕之足耽左氏傳伍奢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志食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引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譬言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百行兼苞文武並驚

孝經鈞命決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

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

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之會也

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廣雅曰惜愛也

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

左氏傳官之奇曰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

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五

枚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奕矣

周禮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

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

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也鄭夕禮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

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壽百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

者皆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夕禮記注曰粗麤也說文曰粗疏也粗

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

之其有必矣廣雅曰較明也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

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而世皆不精故莫能

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

曾子謂子思曰及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躬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

耿耿不寐如有躬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

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

裂皆髮植衝冠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

湯之世偏有一漑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漑者後枯

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

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溉灌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肆恣也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國語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老子曰我獨泊

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為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為夫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且令人重榆令人瞑經方小品

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

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養常世所識也

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狍肉損人

與豬同說

文曰蒜葷菜也薰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蝨山乙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

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少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

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

覆之皆有常處人頸處險而瘦

於井齒居晉而黃

淮南子有遇得乃勝殺取

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多瘦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瘦齒黃未詳

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

方言曰延年長也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

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

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

眈目惑亥黃旨務淫哇

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注曰五穀麻黍稷麥

也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

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

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鬻鹽以待戒令鄭玄曰鬻鬻鹽謂練化之鬻鬻今之煮字也

香芳腐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循理而動者正氣

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

夫

以蕞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左氏傳子產曰蕞爾小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

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

素問黃帝曰有病心

腹滿此何病歧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閔雖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莊子曰終年也

道天者是是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笑

其不善養生而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

乎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之紀

以下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

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相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

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

熨相侯不信後病迎扁鵲鵲逃之相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相侯束皙曰齊相在簡子前且二百

歲小白後無齊相侯田和子有相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十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相侯臣瓚曰魏相侯新序曰扁鵲見晉相

侯然此相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

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

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

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

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

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吠古犬澮外而泄之以尾

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

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

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燠盡故名沃燠

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十年之後說文云希望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又恐兩

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

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

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

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

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

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

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莊子曰外物不可

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

曰虛其心則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

純白獨著

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

易恬淡則憂患

文五十三

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

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

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

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曰虎通曰醴泉者美也狀如醴酒也

絃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生而後身存郭象曰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若此以往怨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聲類曰怨人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

運命論一首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李蕭遠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故運之將隆必生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聖明之君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聖明之君必有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介紹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

德亥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亥

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乾

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

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

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

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

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

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苑

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

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

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

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百里奚在虞而虞

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

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

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

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

以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為它人言 皆不省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張良無說陳涉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 然則張良之言

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

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春秋 郵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

陵春秋命麻序曰文王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

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破漢以與春秋感精記

曰西秦東闕謀襲鄭伯晉戎同心遮之穀谷反呼老人

百里子哭語之不知泣血何 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

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禮記文也 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

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

將降時雨山川 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為之出雲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

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 也毛萇傳曰翰幹也言周道將興

及申伯為周之幹臣也 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

春秋曰世有 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

史記曰昔 興主之士也

襄也 有神龍二止於夏帝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

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尿在夏氏乃積而去之

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

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祭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蠹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厭孤箕服寔亡周國於是宣王聞

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

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怒攻幽王遂殺幽王 曹伯陽之獲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

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怒攻幽王遂殺幽王

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牛有寵長使
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寘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
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
數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麻數謂天道也**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
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
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
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及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
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郊
廓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
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二霸之**
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
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
陵遲男女
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
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
小人薄鄭女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
靈景周之
王末者也**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
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
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
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偽
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

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孔子朝

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

閭閻如也相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

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

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之分也失之於幾故

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晞驥之馬亦驥之乘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晞

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天下卒至于

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

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

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相子受齊女

頊之或譖孔子於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孔子恐獲罪去衛也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

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子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

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

世土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卒王天下今孔

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

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相

雕史記曰孔子拔其樹孔子弟子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

天生德於予桓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

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

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

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
毀於叔孫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
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
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言足以經萬世而不
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道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
七十君無明君乎孔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子不對何謂賢也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
於陽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揚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
虎也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
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封已養高勢動人
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主高柔上疏曰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論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
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
得有非間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

文五十三

楚辭曰臨沅湘之夕淵兮遂自忍而

之發憤不亦過乎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周易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

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管子曰水有大小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

土潤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私無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洗物不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

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其濁無不察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麗人之惡仁也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呂氏春秋曰古

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故木秀於林風必

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

監不遠覆車繼軌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

名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求成

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

算矣蒼頡篇曰筭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

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豈獨君子恥之

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

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倮迤勢

利之閒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蓬

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嫵倮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以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

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故遂絜其衣

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脉脉然

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脉謂相視貌也郭璞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涓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臯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蓋知伍子胥之屬

燭音

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及役王聞之使

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鏹劍名又左傳曰沈尹成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

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將師盡滅

其族以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

禍也

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言而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蓋笑蕭望

之跋躓利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漢書曰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

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憊不食道病死故夫達

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

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

尼之為陪臣也

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必須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闐其門

也

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文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

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

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

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與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

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

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

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

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諸侯盟于柯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如雲

言多推直追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也漢書曰尉佗雖結服虔曰雖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鬢後垂也紛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

而為髻字漢書曰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

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

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也鄭方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

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擷廣雅曰

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

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

卒陽虎將以璵璠美玉也杜預曰璵璠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

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

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六疾待

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利害生其左攻

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天地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

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

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

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老子曰欲利而取仁義也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周子曰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或處或默或語天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

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之

北辰璇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

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

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馬融曰璇璣渾天儀可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不運而輪

致千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 毛詩大雅

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辯亡論上下二首 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姦臣謂董卓也答賓戲曰王塗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戲曰

政姦臣竊國命 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戲曰

廟帝絃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書傳曰紊亂也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矣 於是羣

雄蜂駭義兵四合 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 吳志曰漢以孫堅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獻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眾數萬人楚辭

電發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 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

則夷羿震盪盪兵交則醜虜授馘 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懾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 遂掃清宗

禘 補 蒸禋皇祖 毛詩曰祝祭于禘毛萇傳曰禘廟門內

曰精意以饗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 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 呼 闕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

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虓虎尚書武王曰 雖兵以義合

同盟勦力 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 然皆苞藏

禍心阻兵怙亂 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

圖之又眾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或師無謀律

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

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栢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眾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

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

為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引

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將此

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城張昭為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

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

交御豪俊而周瑜

為之傑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

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將此

伐諸華誅鉏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既次

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

戎車既次

六高

文五十三

文用

文五十三

文用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

蕃上疏曰群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用集我大皇帝

吳志曰權薨謚曰大

帝以竒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

憲稽乎遺風

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

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

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東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

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

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

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

班固公孫引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

於是張昭為師傅

吳志曰權待張昭以

師傳之禮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

吳志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剋剋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

汝予翼作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股肱心膂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曰程普字德謀右比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

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

以為嗣為左大司馬右軍帥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

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

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步騭以名聲光國

昭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

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

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

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尚書事

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

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

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

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

淮南子注曰幹彊也

諷議舉正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

辟為奏曹掾又曰張温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徒

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

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奉使則趙咨

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

沈珩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魯肅於凡品是其聰

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

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

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

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

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

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

老延君譽于四方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昭

漢書注曰麻數占術也

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

昭

以治麻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

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

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

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

淳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

比也晉灼曰機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

音珠璣之璣

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

元世會稽人也

為偏將軍曹公出濡湏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
濡湏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
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
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
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
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
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
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謀無遺諍舉不
失策廣雅曰諍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
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
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西與天子爭衡鄭玄
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浮鄧塞漢書晁錯曰戰勝
之威民氣百倍
之舟下漢陰之眾孔安國
尚書傳

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
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遊於楚
羽檄萬計龍躍順流羽檄言疾也羽獵曰杖
鎔邪而羅者以萬計周
易曰見龍在淵
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
田或躍在淵
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輒也戎車
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喟然有
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
水滸曰滸
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
逆曹公過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
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
記注曰
遁逃也
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壘羊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
關羽取荊州先主

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
奔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官吳志曰備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感之續以濡湏之寇臨川

摧銳吳麻曰曹公出濡湏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墮兮王逸曰蓬籠山名

之將喪氣挫鋒勢奴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

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左氏

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言曰躋

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涘王逸楚辭注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

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告類上

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若上下恭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

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長棘勁鍛望颺而奮爾雅曰

說文曰鍛鉞有鐔也亦曰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

業以供其上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

圻方千里圻界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

也言風教及遠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鄭少曰每廐為一閑明珠瑋寶耀於內府周禮曰玉

府掌王之金玉玩好而狎軻由軒騁於南荒衝朝息於朔野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

至軒之使班固漢書迷曰戎車七征衝朝閑閑齊民免干字略作輶樓也音義曰軻兵車名也薄萌切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大皇既

歿幼主莅朝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尊號姦回肆

虐景皇聿興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

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度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之良主也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法度也降及歸命之

初吳志曰孫皓降晉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尚書曰尚有

召彼故老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

規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

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

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

聞周舍之諤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吳志曰施績字

盡規已見上文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繇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

皓以為太尉丁奉離斐以武毅稱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

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

與離音相近是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吳志曰孫皓以

一人但字不同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樓玄

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遂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中事

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麻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

發麻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也干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

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

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

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取宋史記曰晉智伯攻晉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王從之宋人乃懼遂及楚平史

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

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君子曰

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浹祖牒切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陽

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

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

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夫曹劉之

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

日之曹劉也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法也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質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侘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

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

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

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夫吳相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引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

許由曰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

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

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

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停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

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

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哭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

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文子三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御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眾多載資糧為軍後援也

甲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筭論

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甲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眾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

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變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獻入質

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

吳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感陸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

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為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爾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屏氣跼躄脊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

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吳志曰呂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

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願左右言笑不然則

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臨壇顧謂公卿曰昔

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

國尚書傳曰謨謀也又曰肆陳也洪規遠略固不戢夫區區者也言其

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

曰戢安也於豔切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合矣少矣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如也漢書文帝曰豫建

達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爰及中葉天人之分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古粗字韋昭漢書雖釀化懿綱

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

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帶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其器利其財豐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引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

亦不入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

不永或曰吳蜀唇齒之國蜀滅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詩曰元戎十千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

乘以先啓行千百里李斐曰舳舻後持拖處也舳舻船前頭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銳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

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敵之人隘而不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

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

秦持千金之幣厚于時大邦之眾雲翔電發雲翔言眾

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東阬

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深溝高壘案甲

城在東阬上而當闡城之北其迹並存

養威反虜踰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

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

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

俘于廟俘即囚也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

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

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蒼頡篇曰駭驚也夫太康之役衆未盛

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吳志曰孫皓天紀三

年郭馬反攻殺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而邦

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則治不形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

也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

之由人也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

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循也功不興而禍遺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
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
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
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
固其土宇麥秀無悲粝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
大傳

曰微子將朝周過粝之故墟見麥秀之蘩蘩曰此父母
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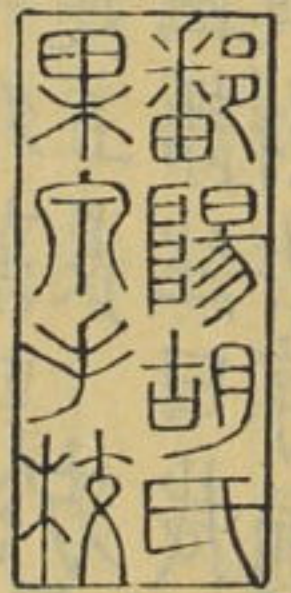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

此乃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

者代天爵人

尤宜慎之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論語曰順命以創制

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茅尹無宇曰天子有經略古之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自秦漢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革刻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

訓誥曰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

所以引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踈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凡耕之法也呂氏春秋曰知其為人不

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莊子曰

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孝經曰

身不忘其君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周易兌卦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愛而後

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利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

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也包氏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譬言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四體辭難而心旌

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旌亦喻王室也論語大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曰四代謂虞夏商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愿法期於必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涼明道有時而闇

言法不可常願故期在於必薄道不

與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愿慤也娛萬切左氏

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

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

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

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也 侵弱之豐違自三季

言諸侯乘

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 陵夷之

亡宜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禍終于七雄

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

曰七雄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並爭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

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目所親見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春秋元命苞曰王

法之又明之也 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

春秋曰

所以一之也小雅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

王二

曰封畛界疆也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家語孔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

毛詩曰經始靈臺

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 非謂侯伯

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開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

天子加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新序曰及定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降及亡秦棄道任術史記

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言懲周以弱見奪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况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國語曰晉嘗不怡史記范

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毛萇詩傳曰顛沛

之釁實由孤立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

懲戒亡秦孤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毛詩

我大德思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我自來矣左氏傳鄭石奭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

乏令主十有餘世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揚雄連

爾雅曰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

侯曰求諸侯一朝振矜遠國先叛公羊傳蔡上之會齊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故彊晉收其請

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杜預曰示 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

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蕪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

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

滅之禍豈在曩日 曩日謂土崩之禍也 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班固

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 境土踰溢不遵

舊典 東京賦曰規摹踰溢 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

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 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

此宗廟不安也

民之力

阻恃也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衢

其漏網

漢書賈誼曰大抵疆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疆則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

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士入匈奴故不數之

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 皇祖

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 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

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

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

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

反以表盜為太常使吳吳王聞盜來知其欲 是蓋過正之災而

非建侯之累也 矯枉過其正已見上文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文五十四

六一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

齊王今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郎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

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疑也

王勿速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

用朝錯之計削吳楚

漢易於拾遺也

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僅及數世姦軌充斥

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疆臣

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

專朝則天下風靡

疆臣謂梁冀之屬也楚辭曰世一夫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

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

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

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

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

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

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頹叔帶子朝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

天邑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是以宣王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龍厲王

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

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

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同母弟也豈若二漢階闈暫擾而四海已沸階闈暫擾孽臣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

少帝為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

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蓋

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

而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日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

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

公卿變節史記王歎謂燕將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日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

三五四

七五重刊刊用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

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翟義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子哲將

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

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後漢

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引農王文子曰用

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

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

不必常全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五等所以多亂唐子曰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

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

比迹前列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左氏傳王孫滿

書曰三載考績長率連屬咸述其職禮記曰千里之外

三考黜陟幽明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

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左氏傳宋子魚曰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尚書曰不

度惟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民安已受其郡縣之長為利圖物物能利

圖之故何以懲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企及進取

云為利

與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已以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孔

安國論語注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曰希少也

疾也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不若侵之

以利己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名速

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嬰繞也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者譬並賢居治而功有優劣也兩愚處亂則過

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異於辯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標命論蓋以自喻云

劉孝標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僅至江左負材矜地自謂坐致雲霄

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
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 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
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漢書梅福上書

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 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莊子孔子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

云鄭方禮記注曰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

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

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墨子曰墨子北之

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

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

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與史記曰司馬遷曰天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號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左氏傳

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

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凶

謂之饗養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葛烏紛綸莫知其辯語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於

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天

折也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

裝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范曄後漢書曰

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

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命當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未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蚤天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音至於鷓冠甕牖必以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楚人略鷓冠子者蓋以鷓為冠故曰鷓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譎譎

驕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之曰譎音奴交切譎音詡表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其流子亥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

子亥作致命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吉凶由已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鼓動陶鑄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

也爻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有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

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

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

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

處天地之性也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莊子曰形非道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

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化而不易則謂之命

也者自天之命也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所受於帝行

正不過得壽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

論曰夫生之必死天地所不能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西征賦曰生有脩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舉不周之山使地東南

也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短則不可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淮南子曰聖人不

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

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是以放勳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尚書曰放勳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

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

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踏也躡音致漢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歌其芣苢 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

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

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曰采芣芣薄言采之

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

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

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

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 崔瑗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

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傅子曰昔仲尼既

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

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

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公曰

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將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

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

聖賢且猶

若此而况庸庸者乎 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

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慄

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至乃伍負浮尸於江流三閭

沈骸於湘渚 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曰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弔屈

原揚雄反駁曰欽弔楚之湘繫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

累屈原赴湘

死故曰繫也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

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曰父老

何自

君山鴻漸鍛 殺 **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 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何自

為郎

山

鴻

漸

是上怒曰相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傲儻之志明帝以為行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培塿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璉並一時之秀士也

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瓛弟璉字子璉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璉君影切璉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

范曄後漢書孔

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

選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饗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

因斯兩賢以

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

也又曰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

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

韞藏也

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

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兮

宿莽與壘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

檄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曰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

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
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
子師又曰彭祖躬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
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
壽于殤子而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彭祖為之天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甫謚高士傳曰黥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
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婁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
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
麋推頰廣頰色如漆赭垂髮臨臯長肘而盤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抱朴子
醜而有德也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曰聖人
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
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

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子虛賦曰交錯糾紛紛鷓冠子曰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女賦曰北叟頗識其
倚伏抱朴子曰駑銳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
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闢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
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壯管子曰必御物以效靈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譬言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言性命之道雖

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言如天王冕旒而執
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萬物也 御 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

漬躬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執鳥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 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執鳥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執鳥蟲猛獸也孟

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

授太子遷光祿大夫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

佩山步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 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 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 論語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

出此蔽義則殊 請陳其梗槩 東京賦其梗槩如此 夫靡顏膩理哆嚙 許頌

六類 鳥形之異也 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

戚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嚙口不

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 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許慎曰朝生暮死蟲也生

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年之數性壽之物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 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左

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 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

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
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鬪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建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
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撫鏡知其將
適周見其引其引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

刑壓紐顯其膺錄
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之平王弱抱而

王之瑞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
入再拜皆壓紐

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
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
大號渙散也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

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

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
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

空桑之里變成洪
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
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

令將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水出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
湖嫗視東城門闔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文五十四

往視門門吏問之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

屠漢卒睢惟息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

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秦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越韓魏而敗疆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

於長平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引璧琬琰

毛萇詩傳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

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伊尹也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

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類取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寶

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駰自

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

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各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引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溘合苦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

先非而終是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
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引淄川人也
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到諸儒太常奏引第居下策天
子擢引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
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
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引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
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
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
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書曰春生者繁
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夫虎嘯風馳龍興
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
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蒼舒噴數擣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呂堯舉八
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
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
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蜚廉蜚廉
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
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
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謀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
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
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鸞同棲天理固然易在
曉晤西都賦是使渾本敦本檣桃元踵武於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
謂之渾敦顛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
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
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七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
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而耕於
巖石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戎
天降命不可得反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
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以誅殺

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

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
於青丘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

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上射十日而下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
高誘曰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
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自金行不競

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

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程倚說石圖曰金

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
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

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
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

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
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遂覆灑洛

傾五都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灑干寶居先王之
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

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韋昭漢書注曰萌
傳曰黎眾也東京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

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
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仞其中不鳴呼福
可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

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也周易曰泰者通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贏

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也亂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

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有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

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遇命也善不善人也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舜禹二帝也淮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

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

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

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亥黃代起鮑魚

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芳蘭入而自變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尸

君子慎其所去就也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王隱晉書

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楚穆

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而商臣之

以官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楚之後業

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

氏傳曰衛渾淪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

懼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召石乞孟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宋分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君

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

熒惑謂之罰星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

或謂之執法 早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

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早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 則害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猶命 且于公高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修之于

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

維陽適見報囚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

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此君子所

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以自彊不息也

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

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問于

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

崖也 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此釋不同積善之所由也

積善之所由也

積善之所由也

積善之所由也

積善之所由也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孫翺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

毛萇詩傳曰蟋蟀渠

畧也朝生夕死莊子曰蟋蟀不知春秋也

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珪璧斯罄

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之可

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毛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盜死利於東陵之上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

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

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也鄭玄箋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

改其節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

尚書曰吉人為善惟日之難也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咏君稻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

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詠懷詩曰北里多奇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道樂天知命

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欄弔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也郭象曰言體道者

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

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玉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逝而不召來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
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
天下者瑶臺九累
知歸者邪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夏王逸曰
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土室編蓬未足憂
其慮土室編蓬已見
非有先生論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
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皇甫謐高
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感感於貧賤不遑
遑於富貴論語曰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
遷為
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
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

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沙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

於地終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非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

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方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

應之遠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未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

鬱郁於蘭茝

齒

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簾

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菑道合膠漆則志順墳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鬱而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墳簾已見鸚鵡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盃書玉牒而刻鍾鼎賢賦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盃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垆其鼻端若蠅翼使匠

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垆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少與張劭為

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志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極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麻所不知心計莫能

測

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

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麻不能得而况

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

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

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彘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

德辨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

三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
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
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
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
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
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徽柱推移不可記也
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
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翔乎
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汗隆
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驤之驤屈蓋從道之汗
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
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
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
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
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
也日月聯璧贊亶亶之引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

亶亶微妙之引致道衰則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
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
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
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
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
善於著龜王弼曰亶亶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
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
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
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
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
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
其陵夷

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

文五十五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

兩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與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步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一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

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聖賢

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藟集曰藟以毛羽之身於是

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雖刀之末將盡爭之於是

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

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

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也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雕刻百工鑪捶朱

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喻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

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顛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
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糜不望影星奔藉響百川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

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
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
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
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

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日勢交其

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

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
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閑而鳴鍾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褒貲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馳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

玉笋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為然留之今臣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邊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鳧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馳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筭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
持酒於前時賜餘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

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柏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
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

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太中大夫陳

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
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
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
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
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加以領羌頤蹙頤涕唾流

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

解嘲曰蔡澤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
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
以為寫神翰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
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叙温郁則寒谷
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二

言毛萇詩傳曰燠煖也郁與煠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
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
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駟子驥之

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弱冠已見辯士論漢書漂

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紵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
 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揚子法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
 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
 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
 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陽舒陰慘生民大
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 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

故魚以泉
而不得所趣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
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
 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論

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
語曾子曰鳥之
 將死其鳴也哀

谷風之盛典
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
 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

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
 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斯則斷金由於湫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
 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寘子于懷

隘刎頸起於苦蓋
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
 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

是以伍負
置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之交左
 氏傳范宣子數戒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

濯漑於宰嚭
凡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負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諸負陳餘因張
 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

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灌也在於貧賤類
 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
 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士奔吳亦以嚭為

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為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

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
 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墨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一人也班固漢書述曰馳騫之俗
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推乃手遊秦撫翼俱起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績衡所以揣其輕重績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績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騫之所廢淮南
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
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績說文
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績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
志崔珍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曾參史史魚
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
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
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
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
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綵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
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游塵土梗喻輕
賤也左太冲詠

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
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
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若衡重錙

銖績微影飄撇滅匹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錙銖已見任彥升彈曹景宗文侯瑾箏
賦曰微風影擊冷氣輕浮左氏傳季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諧庸回伏讒蒐慝杜預曰謂
共工也蒐隱慝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堯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
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躄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皆
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躄其略切皆

為匍匐透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

導其誠說文曰透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恭嫂透迤蒲服而謝曰見季子位高

金多也孟子曰為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繇王閩侯亦遺江都王建犀甲翠羽毛詩序曰又實幣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損者三友友便僻損矣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篋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

光也答賓戲曰凡斯五交義同賈古鬻故桓譚譬之於

闒闖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譚集及新論

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

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

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

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

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筮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

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

咎相乘躡翻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

至丞相與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

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尉賓客

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

何知之晚也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敗德殄義

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

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

陷饕餮自介所羞三釁也饕餮食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

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

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

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

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

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稻也楚荆也夏與檟古今

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

得珠有哉言乎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

夙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

也譽適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跼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

日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

特竊謂英特為是辯立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

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

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

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

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

德為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脣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

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

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轡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閭闕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

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駟比穀填接街陌說文

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

鄭玄禮記注曰闕閭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

鳴黻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于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

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迎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湔拔僕也湔拔剪

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諶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職儀

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躍馬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徽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

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王將軍書曰雀鼠
雖愚猶知微烈
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

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而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炙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

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隊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酌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
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

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

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此謂到洽兄弟也劉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依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

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鐵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

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魯聘晉過

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

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

是迎其妻子還其 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漸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

文五十五
十三
九丑重刊
春

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駑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士

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

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

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

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

而吐零濁兮說文曰零亦氣字

連珠

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 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

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

日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

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

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

克諧之會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

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

治也

六十五

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
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
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
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
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錙銖之衡懸千斤之重
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

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
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曰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

越未能與我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
爭稱負也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
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

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
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
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

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
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

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
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
未

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
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

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
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

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

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

無仲居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

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靚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

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

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古之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

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武丁

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

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善乃

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魏子

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

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引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

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

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

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鍾鼓

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美少女不惑荒嫖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

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

颺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風力鷓鴣夜見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

子曰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鷓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殞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

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

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殞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

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殞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殞非是柳莊

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栢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

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

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

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

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

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

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香以燔質而發芳紘以特絕而流響喻貞

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晏嬰立威於樽

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者反報於晉侯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

閔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言為事非虛立功

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女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

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温秋霜宵隊芝蕙被其涼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引

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

革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事在

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日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

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

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盞謂以明水滄滄染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

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

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

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

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

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

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

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

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

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

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洽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揚雄答客

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趙歧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以利盡萬物不能啻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

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尼德冠

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

突不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晷景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歧孟子章指曰

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眊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

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

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眾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

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

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

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

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

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愨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夕王相撥毛萇曰夕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矓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矓奏

公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矓子具而無見曰矓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碓碓類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官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
夕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
不通分
為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
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

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
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言為政之道恕己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
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此欲

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閭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鰲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善曰楚辭曰衝風起也言及遇
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震風洞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聾

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凝

言舟牽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

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

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

蒙冶容之悔淳化躬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

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言人居窮則志

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勸誦輕薄之類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踣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踣屨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商風漂蕩本無與雲

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

立之跡

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

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

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

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卽笛踈而

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

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賁與鼗古字同鄭方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

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

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

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栢温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事得其要雖寡而用

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

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

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重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水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善晷

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

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周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栢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併蒙李軌曰陵雨暴雨也併莫經切蒙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重校刊

六